

徽州女人

耍猴的徽州人眼睛像冰块一样寒冷而晶莹，他的刀把子般的长脸呈现出灰暗的菜色，微微仰着，看小站候车室顶上的水泥字块。他看见龙家湾三个字都是向后倒下去的，旁边加固的铁丝被风吹得飒飒地响。秋风凉了，徽州人在站台上打了个寒噤。看来他是沿着铁路流浪到这里的，从皖南走过来不知要走多长时间。徽州人挑着担子，一只箩筐里是棉被和干粮，另一只箩筐里装的他的小棕猴。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只猴子，它的毛茸茸的脖颈处套着一个银项圈，闪出圆圆的光晕来。猴子的模样有点怪，额际上长着一撮白毛，像黑土地里的孤独的雪堆。候车室里有河南女人把头探出窗外，朝月台上张望，她们看见那个徽州人把猴子抱在腿上，正在给它穿一条花布小褂。猴子很安静，猴子的花布小褂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。猴子在徽州人怀里猛地一窜，女人便咦咦呀呀地叫起来，一边就涌出了候车室的玻璃门。

“耍呀，耍###起来呀。”很快有一群人把徽州人和他的猴子围起来了。徽州人抬起头，有点惊慌地扫视着四周的人群。他的干菜色的刀把子脸上浮出一个谦恭的微笑，还是像冰块一样，寒冷而晶莹的。他一只手拽着猴子颈上的银项圈，另一只手伸到棉袄里去，迟迟疑疑地掏，慢慢掏出一面小铜锣来。“耍呀，耍呀，俺们给你钱。”那几个去南方贩棉花的河南女人朗朗地喊。笑着摊揉着从人群外面挤到前面。徽州人不动弹地坐在月台上。小铜锣的光面映出他的枯槁的倦容，他的眼神中有一片浑浑沌沌的雾气弥满了水泥月台，使围观的人们感到了陌生的凉意。

咣——徽州人终于果断地敲响了小铜锣，把怀里的小棕猴颠了出去。猴子在空中翻了个筋斗，肮脏的花布小褂飘了飘，站到地上，不动了。猴子的猩红色的瞳仁很怪异地亮着，射到每个人的脸上。“耍呀，这猴子怎么不动了？”从河南来的女人们往后退了几步，有些惶惑。她们发现徽州人的猴子跟以前常见的不一样。猴眼里有类似人的目光闪闪烁烁的。

月台上突然沉寂了一刻。徽州人直愣愣地瞪着他的猴子，又砸了一下小铜锣。猴子仍然像个小人一样，保持它的站立姿势。徽州人喉咙里痛苦地咕噜一声，望了望龙家湾的天空。然后他朝那只顽固的猴子挪过去，猛地揪住了猴子脖颈上套着的银项圈，一下一下地蹬着。

“你给我翻！你给我跳！”徽州人低沉的声音透出杀性。小棕猴被银项圈勒得吱吱乱叫，拼命挣扎着，即使是此刻它眼睛里的红光仍然在不停闪烁，只是头仰起来，艰难地射到了主人那张渐渐暴虐的脸上。

“哎哟，这猴子！”湖南女人们突然嚷起来，她们看见那只猴子在挣扎中突然窜起来，前爪在徽州人脸上狠狠地扑打了一下。所有人都见到了这奇怪的一幕。徽州人用手捂住了脸，但殷红的血还是从他糙黄的指下流出来了。好像这是他预料中的，徽州人一声不吭，在众人的一片唏嘘惊叹声中，他又一次仰起脸，注视着龙家湾车站上空寂寥的天际。他脸上那道血印很深也很长，像一支箭矢的形状射出去。龙家湾的天空这时候已经变成灰蒙蒙的了。棉絮般的云团藏匿得无影无踪，从远山口吹来的风挟着阴冷而潮湿的气息，雨快落下来了。“这家伙，他根本就不会耍猴的。”河南女人们窃窃私语，但她们还是慷慨地打开了花花绿绿的荷包，把纸币用石子压在月台上，徽州人的脚下，然后她们就背着硕大的棉花包去等车了。过了会远远地看那纸币，仍躺在石子底下。傍晚那辆车马上要驶进龙家湾小站了，天要下雨了。是一片河水干涸后形成的洼地，夏天的时候长满了金黄色花盘的向日葵，让南来北往的外乡人觉得龙家湾小站是金黄色的小岛，朝着铁道放出那种浅浅的芬芳。还有水潭，深藏在绿杆子黄花盘下，闪着玻璃的光芒。

哑佬卧在一堆枕木上养精气时，发现洼地里有片葵花杆子潮水似的涌动，浮出一个红影

子。原来是个女人，正从路坡下面爬上来。哑佬直愣愣地瞧那女人钻出了葵花地。她背上压着一个鼓鼓的包裹卷，越过铁道时她抬手掠了下被风弄乱的头发。女人朝他走过来，笑着，哑佬从没看见过女人这样白得像玉石的牙齿。“大哥，你们这儿，”女人顿了顿，迟疑地问：“见到一个耍猴人过去吗？”这年有八个耍猴人走过龙家湾了，哑佬算计着。但他不知道女人说的是哪一个。哑佬对她咧嘴一笑，很鄙视地捏捏自己的嘴，然后含含糊糊地吐出一个字：

“不。”哑佬讲不出完整的语言，但是学会了说这个“不”字。不知道女人懂没懂哑佬的意思。她站在月台下面的某片阴影中，朝铁道两侧四处张望。暮色渐渐浓重，漾开了覆盖住洼地里的向日葵林，那些黑压压的茎秆乱挤着，发出一阵轻微的倒伏声。“这地方葵花真多呀。”女人自言自语。“不。”哑佬想说夏天才是葵花世界，那会儿龙家湾的人眼睛里全是金黄色的花盘摇啊摇的。女人侧过脸注意了哑佬的神情，恍然地又一笑，哑佬忽然想到有的女人就像一株夏天的向日葵，美丽而蛊惑人心。

哑佬就把陌生女人往老铤子的办公室里带。老铤子是龙家湾的站长。他一天到晚在房子里描描划划打电话接电话的，但是老铤子关照过，站上来什么古怪的人得带到他的办公室里来，站在门边上就行了，不准走到他身边去。于是那个女人就倚着门，从哑佬宽阔的肩背后打量着老铤子的办公室。老铤子的斜眼从老光镜片后深沉地测量着女人的行踪。“从南面来的？”“从南面搭火车来的。”

“怎么又不搭火车了？”

“没钱啦，半路上给撵下来的。”

“你一个女人跑出来东浪西颠的干什么？”“我找我男人呐。大哥，你看见一个耍猴的过这儿吗？”“咦，你这么个漂亮女人连耍猴的都拴不住还能干什么？”老铤子瘪起嘴摇着头，从耳朵上挟起一支圆珠笔，端正地在什么纸上一连画了好几个圈圈。老铤子花白头发的脑壳转也不转了。办公室的四壁都有葵花杆子黯淡地立着。“你回家乡吧，耍猴人走遍四方，上哪儿去找？”“我不回。他把我当姑娘时的银项圈当猴套呢，他死了我才不管，那猴子死不了，银项圈也烂不掉，追到天边我要把银项圈追回来。”女人倚着门，水亮的短发髻焦躁地磨擦着原木门框，背上的花花绿绿的包裹卷碰到了一捆葵花杆子，葵花杆子就沙沙鸣响着倒在女人的脚边。

老铤子回过头隐晦地朝陌生女人笑，笑了一会又瘪起嘴说：“你留在这儿等着他回来吧，耍猴人不认路，都沿着铁路走，都要走过龙家湾的。”“那死鬼不会回来了，他把我的银项圈都带走了。”“留在这儿吧，马上龙家湾就下来葵花籽了，等瓜子嗑完了，你家耍猴的也回来了。”

“你这老家伙真是的，我干嘛要听你的留下来嗑瓜子呢？”“留下来吧，给站上干点活攒点钱再回家。”女人梳得一丝不苟的发髻低垂下去，突然显出了柔弱的模样，她朝哑佬望了望，哑佬的脸上充满了笨拙的诱惑。她转过脸去看墙边四角里的葵花杆子，葵花杆子都歪斜地站着，发散出夏天的气息。“我走不动了，就在这里等他吧。”女人叹息了一声。老铤子和哑佬看见陌生女人一下子就瘫软地坐下去了。她很累。她一低头哑佬就看见那团发髻里插着一支奇怪的头簪，那头簪像一把小刀的形状，锥顶闪着一点冷光。每天一早一晚，龙家湾有黑龙般的货车靠站。戴鸭舌帽的司机发现了这小站产生的些微的变化，矮房前的晾衣绳上竟飘开了花花绿绿的女人衣物，空气中也因而夹杂着一丝讨人喜爱的温情的气味。“哑佬，你娶老婆了吗？”司机们朝扛货包的人群嚷。“不。”哑佬极艰难地吐出一句，眼睛却快乐而多情地转动着，去寻找女人银月。银月远远地闪现在秋天的向日葵林里，在哑佬的视线

里，穿黄衫子的银月就像一株向日葵沿着路坡滑动，画出一些黄灿灿的图案，把他的眼都晃迷糊了。银月在割草，秋天的草都干黄了，银月就割满坡上千黄的草。她给龙家湾的男人们蒸好吃一天的馒头就下坡了。银月割了那么多草，全都懒懒地码在月台上，干黄干黄的，码成一座座憔悴的小山包。哑佬卸完车就常常光着膀子在那些干草堆里绕来绕去，变化着走出各种路线，对这套动作有着孩童的痴迷。“哑佬，你在找什么？”老铤子花白的脑袋探出窗户。“不。”哑佬像蛇一样贴着草堆游，游出一个波浪形。“在找女人么？混蛋哑佬！”老铤子对哑佬狠狠地唾了一口。看看那些草垛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高，要把月台盖满了，老铤子说：“银月割那么多草干什么？真他妈会瞎搞，站台上怎么能晒草呢？又不是在她们的庄子里。”

哑佬站住不动了。他听见远远地从向日葵林里飘过来银月唱的徽州小调，沙哑而伤心的。他眼睛却分明被草垛里的某一片光亮吸住了，哑佬的两只手鲁莽地去捅那片光亮，干草垛微微倾颓了，叮一声，什么东西掉在哑佬脚下。是一支头簪，银亮亮的，仿佛古怪的小刀儿闪着光，照亮呆立的哑佬。哑佬捡起银簪吹了吹，没有灰尘，却吹出一股类似向日葵的淡档的香味。哑佬朝路坡那里张望，银月的黄衫子已经滑落到坡底，在一片葵花杆子和干草丛中间一点档地闪烁。银月你这个怪女人，割这么多草干什么用呢？

后来哑佬把那支银簪藏在宽宽的裤腰带里，他粗粗地喘着气，又闭上眼睛。眼里便湿热得很，全是夏天的向日葵作着温情的燃烧。银月，银月，你割这么多草干什么用呢？“站长，我的簪子丢了。”女人脸色煞白地站在老铤子的办公桌前，身上的衣服被汗泡湿了，裹紧了胸部。女人浑身都落了星星点档的草棵子。

“簪子丢了？”老铤子在表格上画着他熟稔的圆圈儿，说：“掉在葵花地里了吧？谁让你鬼迷心窍样地割草，割###这下好，把簪子给割丢了。”

“丢了。我漫坡都找过了，没有我的银簪子。”“真丢了？再找找吧，龙家湾丢不了东西。”“我活不下去了。那簪子和银项圈是成天地的，项圈让那死鬼偷跑了，簪子怎么又不见了——天老爷，我活不下去了。”女人紧紧咬住的发紫的嘴唇猛地启开，冲出一声悲痛欲绝的哽咽，那声音像石头碎裂一样发散出蛮力，办公室四壁的葵花杆子莫名地震颤起来。老铤子坐不住了。“银月，别急，说不定簪子让谁捡到了呢？”“我出来追银项圈的，怎么想到簪子也会没了呢？那簪子和银项圈是成天地的，一只都不能缺呀。天老爷，我活不下去啦！”女人的哭声渐渐流利了，舒畅了，渐渐又像母兽一样低沉地呻吟着。女人的眼里充满绝望，灰黑一片压得老铤子的办公室也喘不过气来。老铤子抱住花白的脑袋摇晃了一会，用棉花团擦着镜片，女人在镜片里缩成一团地哭。“你这女人哟，你这样可真是活不下去了。”窗外正过了溜铁皮车，铁轨铮铮地响了半天，车头冒出来的黑烟灌进老铤子的办公室，老铤子便用手去扑打那蔓延的黑烟，等黑烟散尽，银月已经不见了。老铤子赶到门口，看见银月在月台上追着那溜铁皮车，黄衫子被车轮下面的劲风吹着，鼓荡起来，如同野蛱蝶嚶嚶地要起飞的样子。“银月，你干什么？”老铤子在狂吼起来。“耍猴的，有耍猴的——”银月的声音被火车声卷过去。“银月，你回来啊别追车啊——”老铤子去抓红信号旗了。“车上有耍猴的——”银月的声音又被火车声卷过来。老铤子明白了什么。他猜银月跑累了就会回来的。老铤子在他的办公室里站了会，把墙角上总是莫名其妙倒下的葵花杆子扶起来。他又想起银月的事，这世界这么野蛮旷大，银月的头簪和项圈到底在哪里呢？

晚上下了秋露，银月沿着铁道走回来时，人影儿带着一层朦胧的水色。浓重的露水将这个女人画在龙家湾小站的月台上，画成一株硕大的向日葵。

“你看见你男人啦？”老铤子举起巡路灯照亮了银月。“我看见了，清清楚楚的一个耍猴人，还有我的银项圈，挂在猴子的颈上，我追上去怎么就不见了呢，要不就是我没追上？”“不一

定是你男人，这铁路边过的耍猴人多着呢。”银月的脸在昏黄的灯光里现出了半边轮廓，老铤子便觉得这个女人有一半枯槁憔悴，另一半却惊人的美丽了。那几天里，龙家湾人都疯了似地散在长长的铁路路坡上，乱七八糟地寻找一个女人丢失的银簪子。男人们的大脚丫子踩倒了大片大片的葵花杆子，不少的葵花叶葵花杆碎裂了，咔嚓咔嚓痛苦地响起来。哑佬躲在银月割下的草垛子后面，狡狴而得意地张大嘴，俯瞰路坡下面忙忙碌碌的人影。哑佬知道他们找不到那支银簪子。银簪子是有光亮的。他们找死了也见不着那点光亮，路坡下只有黑乎乎的粘土，黑乎乎的秋后的向日葵。没有银月的簪子。“哑佬，你捡到一支银簪子了吗？”老铤子多次虎着脸逼问哑佬，企图从那双野兽般迷茫的眼睛里找到什么。“不。”哑佬仰着头说。他的两只手坚实地护着肮脏的散出汗腥气的腰带，轻轻地摩挲着。

银月走过哑佬身边时没有这样问过，她相信哑佬是个老实人，捡了她的银簪子不会不还她。银月见了哑佬总是要笑，哑佬就觉得那女人的银簪子正以小刀似的顶口一下一下地捅着他，他按住腰带下的簪子，还是觉得疼。哑佬不要这女人对他露出玉石样的牙齿，笑。

“不，不。”哑佬这样拼命地喊，但发出的声音却极小极沉闷。失魂落魄的女人听不懂哑佬的话。

一天清晨，龙家湾人发现那个从南面来的女人失踪了。留下好多干草垛孤零零地站在月台上。风很大，掀起一缕缕干草漫天飞舞，站上的人们不知怀了一种什么心情，都冒着风聚过来看风中的干草堆。风不停地挟走枯黄的轻飘飘的干草，清冽的空气中满是细小的尘土和干草根腐烂的味道。老铤子披了大衣出办公室，望着随风飞扬的干草，那张老头的脸上浮现出人世的苍茫：“银月那女人又去追耍猴的啦。可是她的银簪子掉在我们龙家湾呢，现在她身上什么都没了。”

那天的风劲少有，刮得小站房顶上的龙家湾三个字也像向日葵林一样倒伏下来。人们的头上身上落满了细草棵子，却都朝灰蒙蒙的铁路尽头望，铁路尽头就是灰蒙蒙的什么也没有。银月那女人已经走远了。

有人发现洼地里传来一阵古怪的声音，循声望去，那里的葵花杆子全都伏倒了，唯有一处还硬硬地挺着，一个人呆傻地抱着那处葵花杆子在哭，是卸货的哑佬。哑佬死于次年夏天，是龙家湾向日葵开得最闹的时辰。哑佬死得怪，他卸完货跳到池塘里洗了澡，洗完澡就一直躺在葵花地里，后来老铤子带人找到他，看见他的胸口上插着一支银簪子，那银簪子的样子本身就像一把锋利的小刀。翻开哑佬的冰凉的眼皮，瞳仁里装满了金灿灿大朵大朵的向日葵。哑佬死得很蹊跷，一般来说一支银簪子是不能置人于死地的。后来龙家湾的站长老铤子收藏了那支银簪。每年收瓜子的季节，他都注意着走过铁道的那些外乡人，但是给人印象很深的徽州女人银月却没再经过龙家湾，或者她经过这里却没有看见。老铤子这两年更显老了，但是他跟人提起这故事时，总还是神色怅惘地叹道：“她的银簪子在我这里，她的银项圈谁知道在哪里呢？”哑佬的新坟立在向日葵地里，龙家湾小站的人从来没有怀疑这徽州女人和哑佬之死有什么关系。